绝口，“一座新建剧院，想要拥有完美的声学效果并不容易。上海大歌剧院的声学效果堪称完美”。

上海大歌剧院拥有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、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“六宫格”舞台，未来能承接更多大体量歌剧的制作，为多剧目在同一剧院内轮换上演创造了可能。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笑丁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上海大歌剧院在整个上海剧场版图上是收官之作、是集大成者，目前为止它是最先进的、独一无二的。此外，从演艺资源分布上，大歌剧院的启用，让浦东和浦西的剧场演艺资源得到了平衡。

一座剧院的价值，算的也从来不只是经济账。

张巍向记者举了悉尼歌剧院和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的例子：1973 年开幕的悉尼歌剧院，已经成为了悉尼的城市地标，带动悉尼港从工业港区转型为世界级文旅目的地，在 50 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魅力不减，每年吸引千万级访客，持续拉动文旅消费；2017 年启幕的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，同样提升了城市气质，让这座港口城市跻身欧洲古典音乐重镇，成为欧洲新晋旅游目的地。

“这两座歌剧院自身的票房都难以完全覆盖运营成本，但它们重塑了城市形象，令所在城市的文化旅游名片更亮，也产生了更多的衍生性消费。上海大歌剧院扎根世博文化公园，不设置封闭围墙，喜欢看剧的人可以买票去听一场歌剧，不喜欢的人在扇面下喝一杯咖啡、看一看江景，它未来也一定会成为上海新的城市文化符号，拥有更强的国际影响力。”张巍坦言，上海这样的城市，应该给歌剧留出空间，而歌剧美好的现场体验，也值得一座城市为它保留一个位置。

让看剧成为一种生活方式

大歌剧院不仅是世界名团的首演地，也是本土文艺力量的主场。从今年年底到明年正月，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、京剧《龙凤呈祥》、昆剧《长生殿》等将陆续上演，红色基因、中国审美、海派风格、当代表达在此交汇。张笑丁将其形容为“起于红色之声，承于世界经典，转回中国故事，合于时代共鸣”。

大歌剧院从来不是一个“建完就结束”的工程，它是一整套文化运作系统，是一条文化产业链条，它不只服务观众，也服务作曲家、编剧、歌唱者和舞台管理者。张巍表示，一座大歌剧院如果运营跟不上、配套系统不成熟、生产力没有同步生长，它可能“吃不饱”，成为文化资源的错配。但他并不担心，因为上海深厚的中西方文化交融背景和海纳百川的城市理念，通过持续性的台阶式发展，通过艺术家交流、作品传播等，最终一定会提升上海的文化竞争力。

“这些年上海建造了很多新的场馆，新建剧场最怕的不是数量多，而是同质化竞争和运营个性缺失。上海本来就是个大码头，它的原创能力也比较强，各种表演艺术团体都有，上海演艺集团的成立也将为资源整合、体系重塑蓄力赋能。”方军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从长远的演艺布局看，大歌剧院的落成无疑是在下一步大棋。

事实上，上海是国内文化消费能力、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演艺城市。去年，上海举办营业性演出 6.14 万场，场次和总票房都居全国城市首位。其中，上海 54 家剧院、87 个剧场实现演出票房 15.63 亿元；100 家演艺新空间全年演出 16769 场，吸引 213.03 万人次，总收入 2.94 亿元。

大型演唱会方面，2025 年，上海平均每 1.2 天就有一场规模超 5000 人的演唱会和音乐节，全年吸引近 400 万人次，票房超 36 亿元。“十五五”期间，上海还将规划新建可容纳 5 万至 6 万人的大型室内演出场馆。

从上海大歌剧院到规划中的上海国际演艺中心，上海将构建起覆盖歌剧、音乐剧、演唱会、音乐会、戏剧等不同艺术门类的演艺矩阵。而在人工智能背景下，在任何声音、面部表情都可以被采样、压缩、无限复制的时代，剧院不可复制、无可替代的现场体验非常珍贵，我们也期待一座城市有足够的野心和耐心，让“剧场见”成为更多人生活的一部分。